

特别推荐

“山乡巨变”的  
家国寓言

——读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

黄菲蒂

自鲁迅先生开创乡土小说创作主题以来，“乡土”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母题之一。百年来，作家们接续这一主题，用真情书写着他们生命或文化上的乡土，在文化地理上绘制着传统又现代的乡土中国。

湖南青年报告文学作家纪红建多年来行走山乡，关注底层，这次又把目光聚焦于贫困山区，把扶贫攻坚、精准扶贫、扶贫干部和受益于这一政策的地方及百姓纳入写作视野。作者把贫困与战胜贫困这一时代大主题放在对乡土生活的叙述中书写，把农村生活变迁和变迁中的农民生活展示出来。这无疑是在乡土中寄寓重大社会命题这一乡土文学经典叙事模式的继承。他历时两年多，行走了14个贫困片区，实地采访了39个县的202个村庄，最终完成了近4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

今天中国的乡土社会既面临农民就业、收入、农业发展等实际生存问题，又面临乡村伦理、乡村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消逝与重建的困境。作者在艰苦的田野调查中，走进多重复杂的乡土语境，忠实记录受益于扶贫攻坚政策而脱贫致富的山村变迁，以及在变迁中显露出来的乡土人情，试图从这种变迁中探索和回答今天的某种乡土困境。

在乡村生活凋敝，传统乡村伦理溃败日益严峻的今天，作者在这些偏远的土地深处，看到了久违的乡村伦理、乡村价值的存在。“十八湾老百姓没什么见识，但民心纯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们讲义气，讲感情”，85岁高龄的老人要上山崖跟大家一起修路，说自己不参加对不起子孙后代；老伴儿和儿子都去世了的龙凤仙老人说自己是党员，坚持出工修路，否则内心惭愧；因地形险要，全村男丁修路前交代好家事，如壮士远行一般，情景悲壮；“礼失求诸野”，顽强的生存意志，善良、奉献、牺牲的高贵人性在这些贫困的土地人身上闪光，这是不是寄寓着乡土秩序和传统伦理的回归呢？

精准扶贫政策是国家层面的王道，乡土中国的伦常美德则是更深层的文化基因，这是一种拯救人心人性的道德力量，是世代不绝的民族精神。作家用脚步丈量着大地，每一个字句都真实有据，这是报告文学的文体生命，也是它最高贵的品质。在一切有关农村的想象和批判面前，报告文学作家只用凝结真情真心的文字默默回答，深沉稳重，如山如海。而这一切，早已超越了扶贫的单一范畴，走向文化的深处。

真实和真相考验着作家的良知，行走的艰辛则打磨着作家的意志。纪红建在一次到达贵阳的半夜，险些丢失两年多的采访资料，他坐在深夜的高速路边默默哭泣。

如果一件事既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又能表达民间声音，那一定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好事。精准扶贫即是这样一件家国之盛事。国之明，民之幸。纪红建以知识分子之笔赞颂了精准扶贫政策的伟大实绩，传达了百姓的真实的感激之心。主流政治话语与底层民间立场在作品里得到了真实可信的自然融合，并形成了有力的知识分子表达。高扬的理想主义听到了来自土地的回应！立场的融合让作家有了更广阔的视野，作品展示了我国扶贫工作取得的伟大功绩，也关注到这一过程的艰巨和复杂性；既记述了山区人民战胜贫困的强大意志、生存智慧和牺牲精神，也对人性的弱点进行了批判与反思。更难得的，是作者把写作视野伸展到生态移民、环境保护、教育发展、文化建设之上，使作品整体上获得了超越单一主题的广度与深度。

对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的书写，绝不仅仅只有一时一地的意义。这种书写给当下艰难的乡村书写和乡村建设提供了精神、情感和思想上的某种经验，更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时代寓言。这样的写作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雄心壮志，是真正从文化传统中继承的家国情怀。

《乡村国是》  
纪红建 著 湖南  
人民出版社出版



## 梁承堂的快乐

姜贻斌

初次与梁承堂相识，才晓得她是教书的，又搞写作，这让我仿佛看到了以前的自己。当年，我在煤矿子弟学校也教过书，同时也兼写作。至今，让我感到愧疚跟自责的是，我没有教出一个成才的学生。当然，那是由于特殊的年代使然，这样说，似乎能够让我减少一点愧疚感。

梁承堂则不一样，环境跟条件不一样了，年代也不一样了，教书者再也不能够像我那时候敷衍了事，所以，可以想见，她的压力是很大的。她说，她有时一天上六节课，真是累得不行。说这话时，她竟然笑咪咪的，好像在喝蛋汤。

有意思的是，梁承堂有时到长沙出试卷，或改试卷，匆忙来个电话，说她到长沙办公，然后，又匆忙地挂掉了电话。所以，我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也理解她在某个封闭的地方紧张地工作。每次听她说起教书的事情时，梁承堂总是十分高兴，竟然毫无怨言。我明白，她是为自己的学校高兴，更为自己的学生高兴。毫无疑问，这是一位非常称职的教师。由此看来，梁承堂是肩负重担，身兼三职——教书，写作，家庭主妇。想来，都是很不容易的。我高兴的是，在这种紧张而繁忙的状况下，她还能默默地坚持写作跟读书，这就不能不让人十分地佩服了。当然，她还有高兴的事情，每次发表了作品，她

就十分兴奋，所以，朋友们都很理解她脸上灿烂的笑容，跟清脆的笑声。

记得有一次跟朋友们吃饭，梁承堂也在，朋友们都喝酒，唯有她不喝，人家怎么劝说，她硬是滴酒不沾，笑咪咪地说，你们喝，你们喝。朋友们拿她真是没有办法。由此可见，梁承堂是一个有自己生活原则的人。问题在于，吃罢饭，她突然不见了，像一条鱼游进了茫茫大海，朋友们则以为她已经回家了。直到现在刚刚回家。她话语中，没有丝毫的抱怨跟责怪，像一位安慰天使，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从这两件事情看来，梁承堂喝酒不讲义气，帮助别人是非常讲义气的，很让朋友们感动。

其实，梁承堂心里有个美丽的梦，那就是文学梦。无论生活怎样的忙碌，她仍然朝着自己的目标往前走。或许，她要向文学的高地进取，还需要更加刻苦跟不断磨练，她却像无数在文学阵营中跋涉的人，不计名利，不求虚名，扎实而稳健地一步步前行。所以说，她有自己爱好跟追求，能够让生活更加充实，让精神更加富有，就已经足够了。人生一世，还有什么比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更快乐呢？

所以，我说梁承堂是快乐的。  
《谜面桃花》梁承堂 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出版



潇湘新锐

我读经典

《边城》：  
人世间一份湿润的慰藉

拿农

第一次读《边城》，是上世纪80年代初。那年，我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学校，便老老实实宅在家里干农活，而内心却天真地做起了一个乡下人不应有的作家梦。一个去了部队的同学，为了鼓励我，从遥远的北方寄来沈老先生选集中的散文卷与中篇卷。我如获至宝，特别喜欢散文卷中的《湘行散记》。这本书每篇的篇幅不太长，很多篇目又是写我所熟知的地方，就连榆树湾、沅阳、石门等身边的小地名也都留有精彩的文字，文中的叙述多以我们地方上的方言为腔调，读起来亲切。兴趣自然像那饱吸了浓浓春意后的树枝，茂盛极了！

读到中篇卷的《边城》时，对沈老先生佩服得没话可说了，在我看来平淡得不值一提的周遭，在沈老的笔端下，拿捏得颇有质感——翠翠对爱的微妙，祖父对日子不使劲的泰然，黄狗的愚忠……可我当时没能真正读懂小说，就连里面的有些字还不认识，比如，二佬催送的“催”字，就翻过好几次字典，与人展开讨论小说时，有意避开该字，只单用“二佬”一词。

后来，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读一次《边城》。有一年，花了一个月时间抄了一遍。

大约六年前吧，当我再次温习《边城》时，不知为什么，好像一下没有了感觉，小说只读到一小半，居然看不下去了。那时，我正崇洋迷外，拒看国内作家的东西。

我知道，沈老先生不仅仅是我们湘西人的荣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能不提的作家。我去过好多次凤凰，且怀着一个文学圣徒的虔诚，在沈老先生的墓碑前鞠躬，烧过纸。我反问自己，是不是隔太久没触摸《边城》而有了生疏感？是不是欣赏口味发生了质的变化？是不是是一种叫素养的东西如日光下的树荫在我心头悄悄错过了？是不是……不论扯上哪种理由，我都不认。

今年7月，我去了一次茶峒，再读《边城》，感觉竟不同了，我流了两次泪。这种状况，是我以前不曾有过的，我好像悟到了什么，又好像懂了什么，心头泛起的浅浅微澜，抑制不住。

《边城》是我们灵魂深处的城堡！对生命深度的思考，对乡情无限的眷恋，对净爱极致的崇敬，对友爱无边的憧憬，以及乡间俚语神奇般的搭配，碰出了神灵抚摸过的灵性……我对《边城》产生了敬畏！

小说里的对抗性，往往是保鲜作品的魅力所在。《边城》有它特有的对抗——习俗观念的对抗深陷在小说里，一切是那么天然无缝，又是那么顺理成章。习俗的威力往往是巨大的，它有一套没有文字表述的程式，对人的攻击是潜在的，隐性的，没有明显的着力点，但又无处不在！边城里的人们与习俗的对抗，其结果不是唯一的，表面看起来，只要人们狠下半步，似乎就越过习俗观念这道坎，可是，就差那么最后半步，便给人们带来了无以言表的痛和无边的恼，虽然还没有看到悲剧最终的出现，但那黏糊糊的悲剧色素，已经浸透到了人的肌肤里，剔都剔不掉，这恰恰是我们人类所共有的困惑！

白塔在祖父去世的那个晚上倒塌了，这可能隐喻了祖父与翠翠对抗习俗观念的美好愿望！尽管习俗观念给边城里的人们带来不幸，敲碎了人们内心的平静。但是，它的存在，又是那样不可轻易否认和拒绝，一如我们搭上文明这条破船，让人顿感悲催的是——我们不会拒绝搭乘，更不会选择逃离，因为我们无法回到洪荒岁月——这正是命运本身无法剔除的、或者割都割不掉的东西。

悲剧像危机和无常一样躺在命运瞧不见的不远处，随时都有醒来来访的可能，那么，命运只好静如水，默默地淡然地去等待悲剧背面的希望，就像翠翠期许二佬明天回来一样仰望希望。

思语书话

## 让“书架子”满起来

谭新民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对每一个领导干部来说，既是工作责任，也是生活态度，更是精神追求。

“低头读书，抬头做人。”读书学习与做人、做事关系密切。读书学习的过程，实际上是思想上正本清源，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过程，是知识上去伪存真、脱胎换骨的过程，是工作上开拓进取、取长补短、与时俱进的过程。理论清醒者、知识富有者，做人才有鲜明的是非标准，做事才有正确的价值取向，才有战斗力、吸引力、号召力，才能实实在在为人民服好务。放松思想改造、忽视自我提高、视读书为负担的人，“说”，说不清，往往只会说空话、大锅话；“做”，做不好，往往只会依赖于职位和权力，群众打心眼里不信服、

不佩服，也就不愿跟着走。

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领导干部要积极适应新的发展机遇、应对新的严峻挑战，就必须做到与时俱进，加强学习，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不可少，做好领导工作必需的各种知识书籍不可少，古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书籍不可少，拥有了这些书籍，便拥有了知识的钥匙，拥有了智慧的宝库，拥有了前进的动力源。

读书学习，最需要、最珍贵的是时间，而人之差别又主要在于时间的把握和利用上。处理好工作与学习、学习与应酬，八小时内与八小时外的关系，是学习持之以恒的重要保证。当然，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比一般人的工作忙，比一般人的压力大，这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但不管怎

么说，每天挤出一点时间，哪怕是短短的半小时，读读书尤其是读必读书，是完全应该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读书本来就是工作，是生活，是一生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和高雅生活。

让“书架子”满起来，决不能流于形式，必须讲求学习技巧，提升学习效果，实现学有所得、学以致用。倘若把“书架子”纯粹作为自我炫耀、自我标榜的资本，作为向上爬的阶梯，装装门面，摆摆样子，让书束之高阁，这样的“书架子”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花架子”，这样的“书架子”倒还不如空着的好。“花架子”思想的形成，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旦形成，必然导致学习上敷衍，纪律上松弛、作风上漂浮、工作上华而不实，甚至走向人民的反面，给自己、给他人、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花架子”干部，必然要被时代所淘汰。

走马观书

## 《你一定爱读的中国近代史》

蒋廷黻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民国学者外交家、史学泰斗蒋廷黻，以近代化的独特视角为核心，讲述从晚清到民国的百年激荡。波澜壮阔的重大历史变革、杰出人物的真实面貌、大变局中的权力斗争与外交博弈，如风云变幻，清晰可见。全书脉络恢弘、深刻客观而引人入胜。

## 《书人为伍》

姚峥华 著 岳麓书社



作者以记者独到的眼光、女性细腻的笔触对张曼菱、黄子平、马未都、刘克襄、王强、张辛欣、吕敬人、韦力等活跃于学界、出版界、摄影界、书界和史学界的知名人士做了生动的描述。

## 《被掩埋的巨人》

石黑一雄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石黑一雄作品，一部颠覆了西方奇幻文学既定模式的美丽传奇。本书借奇幻史诗的外衣探讨了一个沉重的话题：民族与个人面对历史宿怨时，应当如何在记忆与宽恕间做出抉择，而这个问题恰恰出人意料地紧扣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

